

當時大夫廢禮者多老習見以爲常故  
謂平仲非大夫喪父之禮

晏子曰唯卿大夫

其意謂唯卿大夫故當如此盡禮無禮  
何以爲卿大夫而其言婉而隱

曾子以問孔子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達害  
矣不以已之是較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  
也夫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

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  
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  
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  
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  
乃止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  
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爲參乘焉及  
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  
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先聖大訓卷之三  
三  
僭差也使子言差失

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脇中公孟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於齊豹之盜宗魯實爲孟縶之賊罪其不忠告公孟雖以背蔽而死之實通謀共殺之故曰賊公孟即縶

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

宗魯自言公孟雖不善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

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

家語疚作病夫齊豹之殺公孟是回邪也宗魯聞其謀而不忠告公孟又是回邪也大體在回邪之中尚何謀利謀害爲哉疚病害也

不以回待人

知公孟不善而不諫知齊豹之不善而  
以事周之皆待人以回邪不救

不蓋不義

齊豹怨孟繫奪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  
無則取之不能去而爲亂是不義宗魯  
蓋之不諫豹又不告公孟如公孟不善  
不諫而蓋之既已事公孟而與齊豹通

謀而共殺之是大不義又蓋覆之不明  
告

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魯昭公夫  
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  
往弔焉適于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  
子游問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  
不經焉禮也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  
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

先聖先賢卷之三  
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  
孔子許之掘中窆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  
牀及葬毀宗而躡行出于大門及墓男子  
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

本於是有殷道也孔子行之簡謂非孔  
子之志故不敢書孔子不私於殷

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  
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  
已矣

禮非自外至人心之所自有也喪事從  
其質者生乎人之哀也綴足欲令不僻  
戾也毀宗躡行者已飾柩設披屬引毀  
宗則寬便專於死者祭猶廢之則宗可  
毀也所毀其宗廟之墻垣歟周衰有婦  
人從男子皆西向之俗時禮四十待盥  
坎則主人不待封之既而歸孔子葬母

先聖大訓卷之三  
雖曰先反然已既封矣以既封故謂門  
人曰女來何遲也

季桓子之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  
子曰既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  
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邾人以同母異父  
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  
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  
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子路問

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貍遇敗焉  
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謀  
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  
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問康子疾第二十四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  
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  
孫不疾而問其疾禮與孔子曰禮君子不

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

寡者謙辭也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有若問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

戚親也不敢親者君自卑謙而尊君不

敢盡如其親也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  
焉側身而與之言曰皆不踰闕

婦人不可專故立門之側國語則作闕  
闕也音薦慮康子不知禮或踰門限故  
曰皆不踰闕庸情於此徃徃不敢如此  
言恐忤康子然皆者彼此之辭矧敬言  
之宜無怨

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俎而不授  
王肅云進俎康子而不親授

徹俎而不與燕宗老不具則不繹

王肅云不具不在也繹又祭也

繹不盡飫而退

國語韋昭解曰立曰飫坐曰宴繹畢而  
飲不盡飫而退王肅曰飫厭神其義未  
安

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皮弁色素其服亦素孔子隱之恐傷康子諸侯服以視朝則卿大夫朝服不可以縞明矣云若此禮者爲辭甚婉矣

孔子爲大司寇國廡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曰旣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旣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爲之哉南宮敬



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  
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  
如速貧之愈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  
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  
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  
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孔子適季孫季  
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季  
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  
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  
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  
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一切不得復  
言假也

子產第二十五

子游問曰夫子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  
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  
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

子游在孔門猶未知愛與德教之異  
子曰夫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  
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子曰子產以所  
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

遵道而行則無非德教子產愛民如此  
知其未得道故知其無德教况使庶人  
而用大夫之車非正是教之爲不正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

以斂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  
以斂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

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

而爾也  
見洪範

居吾語

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  
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  
善心生佚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  
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

周禮典瑞王摺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  
五就以朝日

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從其氣類  
也此宜曰天德而曰地德何也天地之  
德一也知天而不知地則不特不知地  
亦不知天矣故此特曰地德祖者本也  
徇末者不足以識地德孔子曰古之治

天下者必聖人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  
陽其朝日也所以行順天之禮使民之  
敬也苟不知天地日月一貫之妙徒日  
朝其至陽之精則實不知朝日之道亦  
不識天地之德也

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  
宣序民事

旅衆也師尹則甚衆矣謂考政亦有下

關師尹之事牧州牧也相凡輔相之官也其職亦大凡卿大夫任其職者爲相歟以其大故復異其辭

少采夕月

韋昭曰少采其三采也

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月食脩刑刑陰類太史掌六典掌法掌則凡辨法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

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司載謂司盟載之官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

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彛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鄭康成注云珥讀曰衅謂殺鷄取血爨其戶司約司盟總謂之司載

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

九御即九嬪周禮九嬪凡祭祀贊玉盥

世婦帥女官而濯摯爲盥盛然則九嬪使世婦以下爲之歟摯許旣反取也一曰拭也

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而計過無憾而後

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  
怠王后親織玄統

說云統冠之垂前後者韋昭謂統所以  
縣瑱當耳者王肅云冠垂者

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緹

韋昭曰冕曰紘紘纓之無綫者也從下  
而上緹冕上之覆也

卿之內子爲大帶

韋云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

命婦成祭服

韋云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

韋云列士元士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  
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司服士之服  
自皮弁而下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

先聖大訓卷之三  
功男女效績愆則有廢古之制也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  
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  
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  
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  
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  
絕祀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  
不淫矣國語作仲尼郊子朝魯昭公與之宴昭

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郊子

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

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

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

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

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杜預云鳳鳥知天時玄鳥

氏司分者也杜云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

至者也

杜云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青鳥氏司啓者

也

青鳥鷦鷯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丹鳥氏司閉者也

杜云丹鳥

鷺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上皆歷正之屬官

祝鳩氏司徒也

爾雅釋某氏引此鳩鳩氏司徒鳩鳩即

雛其夫不者故爲司徒也郭璞云今鷄

鳩詩曰翩翩者雛毛傳云雛夫不也一

宿之鳥陸機云今小鳩也幽州人或謂

之鷓鴣梁宋之間謂之佳楊州亦然杜

云祝鳩鷦鷯也鷦鷯孝故爲司徒主教

民

睢鳩氏司馬也

鷺而有別故爲司馬主兵六法嚴而有

別詩睢鳩在河洲

鳩鳩氏司空也

爾雅鳩鳩鷓鴣郭璞謂布穀非也杜云

鳩鳩平均司空平水土



先聖大訓卷之三  
五  
爽鳩氏司寇也

杜云爽鳩鷹也鷲故爲司寇謂鷹能遠視取小物甚精故曰爽歟用刑宜明

鶡鳩氏司事也

杜云鶡鳩鶡鶡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爾雅鶡鳩鶡鶡郭云多聲似山鶡而小短尾青黑色簡謂鶡音始長而緩終急音似鶡鶡事必緩審無失卒不可不敏

爾雅邢疏謂舊說及廣雅皆云班鳩也非某見班鳩色褐頸班非青黑又不爲小

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

爾雅雉南方曰鬪東方曰鷓北方曰鷓西方曰鷓杜預并取爾雅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爲五雉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

爾雅春鳧鵠夏鳧竊玄秋鳧竊藍冬  
鳧竊黃桑鳧竊脂棘鳧竊丹行鳧喑喑  
宵鳧嘖嘖郭云諸鳧皆因其毛聲色以  
爲名竊藍青色杜預以此八鳧并上鳧  
鷄爲九鳧鳧作鳧郭謂諸鳧皆因其毛  
色聲音以爲名謂竊藍青色而注竊脂  
又謂之青雀邢疏云諸儒說竊脂皆謂  
盜人脂膏下云竊玄竊黃者豈復盜竊

玄黃乎案下篇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虓  
猫黠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  
竊即古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  
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四色  
皆具則竊脂淺白也爾雅鷄鷄老鳧鵠  
也舍人李巡孫炎郭氏皆斷老上屬鳧  
下屬唯樊光斷鷄鷄爲句以老下屬賈  
逵云春鳧分五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

者也夏鷹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鷹竊  
藍趣民收斂者也冬鷹竊黃趣民蓋藏  
者也棘鷹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鷹嗜  
嗜晝爲民驅鳥者也宵鷹嘖嘖夜爲民  
驅獸者也桑鷹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  
鷹鷄鷄趣民收麥今不得晏起者也舍  
人樊光注爾雅其言亦與賈同夫農官  
相五土之宜非每春爲之者賈此言未

安邢疏以郭杜皆不用賈說故蓋謂賈  
說爲非又太過亦不詳觀賈言郭杜以  
疑故不載其說未必全非之簡謂竊者  
淺音之輕急者爾亦猶忌者居音之重  
輕音之重者止又截音節則音曾

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  
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孔子聞之見於鄉子而學之

攷史記及左傳是年孔子年二十七蓋以世家言孔子七十三而終年表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推之世攷孔子家語終記則謂孔子終而言七十二矣審如終記則孔子於是年二十六而杜預謂年二十八

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晉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十乘遂合諸

侯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在甸服外

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

杜云

以爲事行理之命

杜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也

無月不

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爭至于昏晉人許

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詩云無競維以競強意也以強者好爭競故世以競爲強此亦強立無懦云爾孔子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子產不苟於承貢而爭懼國不給而亡不亡則樂矣子產求是樂也孔子因是言晉合諸侯制貢事於王禮也時晉奉王人劉子爲會

### 齊景公第二十六

齊景公田于沛

杜預云沛澤名

招虞人以弓不進

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

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孟子及孔子家語皆作招虞人以旌不至唯左氏傳旌作弓簡思齊景公雖未爲賢然能用晏子能釋虞人則亦未爲甚昏何至以大夫之招招虞人左氏傳春秋乃據諸國史而孟子家語或得之世傳而失實邪嘗詳驗家語所記多失實而孟子言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與禹

貢不同亦非實

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觀書當觀其旨夫道一而已矣守官即守道而夫子別而言之何也道有言其大體者有隨事而言者此隨事而言君命召即往此道也然齊景公先失其道使虞人遂從其失道之招是上下相與

為亂故孔子取虞人之不往

晉魏獻子為政舒魏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

郟祁平陵梗陽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

銅鞮平司馬彌牟為郟大夫太原賈辛為

祁大夫太原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

梗陽大夫在太原知徐吾為塗

水大夫塗水太原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

為孟大夫太原樂霄為銅鞮大夫上黨

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

縣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辛烏帥

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

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非適子其四人者

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賈辛將

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

鄭驪茂驪子惡惡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

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

酒聞之曰必醜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  
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  
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  
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  
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  
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  
力孔子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

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  
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  
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  
乎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  
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孔  
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  
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  
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



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  
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弃是度也而  
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  
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  
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  
被廬之法旣正矣而又易之非正則亂  
矣趙盾雖有善而未盡正道故終亂

中都宰第二十七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  
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  
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  
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  
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  
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  
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  
之性

周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  
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  
隰  
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時季氏葬昭公  
于墓道之南至是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  
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  
所以掩夫子之不臣

貶君者季平子至是已卒六年矣季氏

### 益衰政在陽虎

由司空爲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定公

與齊景公會于夾谷地名孔子攝相專曰臣

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  
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  
以遇禮相見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  
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應得志焉

齊侯從之使萊人以兵鼓諺劫定公孔子  
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

王肅曰雷鼓曰諺史記孔子歷階而進  
不盡一等舉袂而言無以公退士以兵  
之之文此據家語所謂以兵之者以兵  
禦之歟

吾兩君爲好裔夷之倖敢以兵亂之非齊  
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倖

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  
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  
辟之家語辟作避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

出境而不以甲車三十乘從我者有如此  
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  
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  
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  
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

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爲之柰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憚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鄆謹

龜陰之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

王肅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杜預同又云雉長三丈

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於是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侯犯以郕叛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再圍

邠左傳云武叔懿子圍邠弗克秋二子  
反齊師伐圍邠弗克至是墮邠孔子蓋  
因其情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史記及家語皆云公山弗擾或作不狃  
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  
叔孫孟孫入于季氏宮登武子之臺費  
人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

下伐之費人北遂墮費而論語公山弗  
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與此事情矛盾史  
記載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子時夫子未  
爲中都宰

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  
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  
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初  
魯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

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  
法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  
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  
淫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  
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  
塗塗不拾遺男忠信女貞順四方客至於  
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先聖大訓卷之三

終

先聖大訓卷之四

宋明州楊簡輯并註明後學

鄭光弼  
俞汝楫 訂

始誅第二十八

孔子為魯司寇於是

此疑有關文史  
記曰與聞國政

朝政

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  
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  
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

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以其故天下有大  
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  
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  
博醜者不善之類五曰順非而澤

其和順之貌亦有光澤之可觀而非也  
非謂非道似是而實非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  
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振徒成黨其談

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  
此乃人之姦雄有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  
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  
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  
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  
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  
羣斯足憂矣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  
者夫子同徃執之徃邊迷反三月不別其

徃獄牢



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者以子路信義足

以感人心人不敢欺故

言而囚即以

誠對然則獄犴之不治當反求諸己己之德禮猶有闕不可唯以刑加之也

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遜事言必殺而後刑也

尚書康誥曰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  
汝封乃汝盍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即猶次也王肅注家語云即就也刑殺  
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  
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  
殺而後爲順是家語作順事簡考家語  
多差誤

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  
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  
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  
者然後持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  
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是以威厲而不  
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  
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  
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  
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

陵遲故也

其後遲緩而不急峻

今世俗之陵遲久矣

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言上失其道禮樂刑政廢壞人心流放

之義

五刑第二十九

冉有問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

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

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民之為姦邪竊

盜靡法妄行者

大戴記盛德篇不言冉有孔子問答其間有大略同

者靡

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

者偷惰

大戴記作墮

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

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

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

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

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

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